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下)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赵东栓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下)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赵东栓

I209.45

229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下/赵东栓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郭杰,秋芙主编)

ISBN 978-7-80702-894-9

I. 魏... II. 赵... III. 文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通俗读物 IV. I209.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71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ì · Zhongguojuan

魏晋南北朝文学(下)

Weijin Nanbeichao Wenxue (Xia)

主编 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 赵东栓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35.375

字数 60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02-894-9

定价 69.00(全三册)

【115. 俊逸鲍参军】

元嘉三大家——颜延之、谢灵运、鲍照，在刘宋文坛上均独树一帜，各领风骚：颜延之精细雕琢，谢灵运清新吟咏，鲍照纵情豪歌，力排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风景。对此，吴乔《围炉诗话》引用冯定远的评价说：“潘（岳）、张（协）、左（思）、陆（机）以后，清言既盛，诗人所作，皆老庄之赞颂，颜、谢、鲍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诗，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

唐代诗人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以“俊逸鲍参军”来称赞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其中不乏对鲍照诗风的高度概括。俊者，清俊刚健；逸者，飘逸奇绝。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的形象化描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此种诗风的理解，他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可见，鲍照卓然超拔的创作历来为后人赏赞。鲍照写过一首边塞诗《代出自蓟北门行》，诗曰：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鲍照是南朝宋代诗人，一生从未涉足北方，更没有边塞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化前人边塞诗意境的基础上，以大胆的形象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意境奇丽雄伟，情感慷慨悲壮。诗人以类似于现代电影艺术“蒙太奇”的表

现手段，对边塞烽火作了多角度的画面剪接。一、二句互文见义，单骑疾驰，边境告急。三、四句征兵遣将，分师戍边，反应迅速。五、六句掉转笔锋写敌虏的阵容强大，武器精良。七、八句又回到大国朝廷，天子发怒，使者频出。中、远、近景交替闪回，气氛紧张，节奏急促。紧接着四句，既写出了将士勇敢顽强，又道出了将士们愈是远离汉土，愈是思念家园的眷眷情怀。阳刚之气与婉柔之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清俊刚健，飘逸洒脱。四句边塞景色的描写更是令人称绝，有声有色，进一步表现了战士的征战艰辛，反衬出他们坚贞的爱国情怀。结尾四句写壮士立节效忠，以死报国的决心，悲壮淋漓，感人肺腑。全诗音节高亢，气势凌厉，颇有建安“梗概多气”之遗风，盛唐昂扬向上之神韵。

钟嵘《诗品》评其诗曰：“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张协）之淑诡，含茂先（张华）之靡曼，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颜延之），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鲍照）。”奇诡、靡曼、刚劲、豪迈，诸格俱备，至于有伤清雅、略带险俗的批评则是出于不同的审美观念。《拟行路难》十八首感情奔泻，音节错综，在清俊飘逸中别有苍凉孤直之情蕴。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帷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

——《拟行路难》其二

这首诗借秦穆公女儿弄玉与其夫萧史携手登仙的故事写人心易改的世态，借此来暗喻自己凄苦孤直、怀才不遇的一生。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楚辞》以及汉代以来乐府民歌的比兴寄托的传统手法，全诗九句中竟有七句刻画香炉的状貌，工笔重彩，不惜笔墨，似有繁言累句之嫌，但实是通过对香炉铺张的描写，赞美自己的品德、才能之卓异。而只有两句言志抒情，忧愤的情感以徐缓、婉转之语出之，以清俊飘逸之境画之，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描写夸张，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只有才秀的微人，才能道出此般飘逸之苦语，令人惆怅忧闷。

鲍照清俊刚健、飘逸奇绝的诗风，不仅表现在这些言情写志之作上，在其



少量的自然景候之作中也有充分的展示。

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嵒岈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喷晨鹖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雾并。

——《登庐山》

在诗中，我们看不到山水风光的明幽秀丽，赏景之人的清淡情思、怡悦之趣，穷形写物的时代特点也少体现。诗人所建构的意象刚健壮美：千岩竞耸，万壑奔腾；涧劈地脉，木刺青天；一道道松磴横空架立，一缕缕轻云纵横飘浮。寒冰夏结，树木葱茏；晨鹖唳鸣，夜猿清啼。登山过览，笔力阔大厚重，意境奇险峻峭。全诗用移步换形之法，笔笔写景，句句入画，使优美的庐山尽显森然可畏之气，收到了苍凉险峻的艺术效果。如此飘逸奇绝的创造，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在鲍照的诗作中，偶尔也会出现“晨光披水族，晓气歇林阿”（《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过铜山掘黄精》）这样有似于谢混、谢灵运、谢朓的诗境，但更多的是“江南多暖谷，杂树茂寒峰。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望孤石诗》）这样的画面，朗健俊逸，求险造奇。乔忆《剑溪说诗》云：“鲍明远五言轻俊处似三谢，至其笔力矫捷，直欲与左太冲、刘越石中原逐鹿矣。七言歌行，寓廉悍于藻丽中，江表三百年，允推独步。”

鲍照为诗如此，为文制赋亦不例外。《登大雷岸与妹书》是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文章以清俊刚健之文笔，尽显飘逸奇绝之风姿。文中有言：“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霄，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如此刚健磅礴气势，实属罕见。《舞鹤赋》是鲍照的托物言志之作，赋作以仙鹤的卓然姿质自比，抒发内心的忧愤之情。“于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严严苦雾，皎皎悲泉。冰塞长河，雪满群山。……始连轩以凤跄，终宛转而龙跃。蹀躞徘徊，振迅腾摧，惊身蓬集，矫翅云飞。”翩翩一鹤本为清丽优美之形，但在鲍照的笔下，

在凉沙箕风、苦雾悲泉、长河群山的背景下，显露出苍劲悲凉的神姿，与同期的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相比，大相异趣。

无论是五言乐府，还是七言歌行；无论是抒情叙事之作，还是写景咏物佳章，鲍照的俊逸之风都一以贯之，并沛然如长风出谷，以强劲之势奏响文坛新的乐章。

【116. 《月赋》：空明世界的真情抒写】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蕴育了无数风流人物的江南谢氏门阀家族又诞生了一位名垂后世的俊杰人物，他就是《月赋》的作者谢庄——谢希逸。谢庄风姿端庄，气度非凡，宋文帝曾评价道：“蓝田生玉，岂虚也哉。”

谢庄和众多的谢氏家族中的名人一样，幼年聪慧，少有才名。他的父亲是宋文帝时代的名臣谢弘微，南朝梁文学家沈约曾盛赞他“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人所谓名臣，弘微当之”。

谢庄为官也和其父一样，尽职尽责，进退有度。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元嘉三十年，宋太子刘劭弑父篡位，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宋孝武帝）兴兵讨伐。军中所有檄文、书信均秘密交给谢庄改正，然后布告天下。可见刘骏对其人、其文的信任。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谢庄官至左将军。此间他鉴于朝廷选拔人才的路途狭窄，曾上疏建议广开贤路，但未被采纳。第二年，官拜吏部尚书。时年三十五岁的谢庄，疾病缠身，自请辞官。

大明五年（461年），又为侍中，领前军将军。这时的孝武帝耽于游猎，不加节制，常常是旦出夜归。一天夜间，孝武帝狩猎归来，正值谢庄在守城。他担心所递信符可能作假，拒不打开城门，直至见到孝武帝亲笔敕令，方才开门放行。事后，孝武帝询问此事，谢庄答道：“我听说，帝王祭祀、打猎，出入往来都有个法度。现在陛下晨往宵归，我担心有不法之徒诈称圣旨，制造事端，所以唯见陛下亲笔手令，方敢开门。”既是解释，又是规劝，出语颇为机



智。

谢庄不仅精于政事，而且还素有辩才。孝武帝曾问颜延之：“谢希逸《月赋》何如？”颜延之不以为然地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孝武帝不久即将此言说与谢庄。谢庄朗声答道：“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令孝武帝拍掌叫绝，大笑不止。朝中大臣王玄谟向谢庄讨教：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谢庄马上回答：“玄护（人名）为双声，碣磬（地名）为叠韵。”其机辩、敏捷每每如此。

出于对谢庄的赏识，孝武帝曾赐给谢庄一把宝剑。谢庄又将宝剑转送给了豫州刺史鲁爽。后来鲁爽反叛朝廷，孝武帝有意难为谢庄，便问剑在何处。谢庄从容地答道：“昔以与鲁爽别，窃以为陛下杜邮之赐。”杜邮（今陕西咸阳）是秦昭王令手下名将白起拔剑自刎的地方。谢庄借典巧辩，说剑是让鲁爽用来自刎的。闻听此言，孝武帝非常高兴，众大臣也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回答。

谢庄在文学上的才华，也为时人所称赞。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他任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刘焯向朝中贡奉了一只红鹦鹉，宋文帝命朝臣们以此为题作赋。文冠当时的太子左卫率袁淑读了谢庄的《赤鹦鹉赋》后，慨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说完，收起了自己的赋作。一篇《赤鹦鹉赋》为他赢得才名，后来却因一篇《殷贵妃诔》险些送掉了性命。

殷贵妃，《南史·后妃传》中称她或是为刘义宣之女或是殷琰家人。入宫后，一直为宋孝武帝宠幸。她去世后，孝武帝精神恍惚，悲不自胜。谢庄作哀策文《殷贵妃诔》一篇，孝武帝读后泪流满面地说：“不谓当今复有此才。”可孝武文穆王皇后的儿子、太子刘子业却大为不满，怀恨在心。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5年）刘子业（前废帝）即位，旧账重提。他派人诘问谢庄，“卿昔作《殷贵妃诔》，有‘赞轨尧门’之言，知有东宫否？”《汉书》中记载，赵婕妤怀昭帝十四月乃生，又因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尧”，也是其母怀胎十四月出生的，所以汉武帝刘彻把赵婕妤居住的□弋宫的宫门叫做尧母门。“赞轨尧门”就是谢庄引此典故，以盛赞殷贵妃之德。刘子业把对殷贵妃的怨恨发泄到了谢庄身上，欲诛谢庄。刘子业的宠臣孙奉伯谏道：“死对于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受一次苦也就算了。皇上您暂且把谢庄关押起来，让一生顺达的他尝一尝人生的所有苦处，然后再杀他不迟。”不料宋明帝刘彧旋即取而代之，谢庄得以大难不死。刘彧即位，命谢庄作诏书以大赦天下。回府休息的谢庄带着稍许

醉意，挥笔成篇，其文甚工。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谢庄去世，赠右光禄大夫，因生前还曾任金紫光禄大夫，所以后人称之为“谢光禄”。

谢庄一生著作甚多。《宋书》本传称“所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有《谢光禄集》。诗作《怀园引》抒写其怀念中原、欲归不得的悲愁，寄寓了对元嘉北伐失败的深深哀痛之情。诗中杂用三、五、七言，又间用楚辞体，形式独特。但在空明世界中抒写真情的《月赋》，尤为后人称道。

《月赋》在结构上和谢惠连的《雪赋》一样，假设陈思王曹植和王粲为主客，叙写有关月的故事和月夜景物。但是这篇作品不像《雪赋》那样专注于雪的形态的描绘，而是在广阔的自然景象描写中，着力体现月夜空明悠远的精神境界，给读者无限美的感受。

夏秋之交，季节变换。陈思王曹植对应口、刘桢的去世忧伤不已，以至于“绿苔生阁，芳尘凝树”。他漫步在兰花盛开、桂树满庭的园中，举目望去白露微凝，素净的明月向大地流泻无尽的清辉。

王粲受命作赋，他先叙述了一系列有关“月”的故事，表明皓月在人事上所显示的意义。然后描写明月笼罩下的万物景观：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缦，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天地澄明，萧疏宁静，菊散芬芳，雁流哀响。大地上的气氛被渲染得如此精美。明月升起，月光流照于天地之间，万物都被融融的月色净化得雪水冰霜般的莹洁。如雪的大地，如水的夜空，无不渲染出皓月的光辉，无一字写月，但无一字不包容着无限的月色清辉。

月夜景色是迷人的，却又是清寂空冷的。在这孤寂美妙的空明世界里，不由得使人悲怀伤远，不禁歌道：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



月既没兮露欲稀，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这反复的吟唱与开篇“怨遥”、“伤远”相呼应，充溢着对贤友的无尽哀思与惆怅情怀。

这篇赋构思新颖奇特，意境清丽优美，文辞流畅精湛。从写景方面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从抒情方面看，“深情婉致，具有味外之味”。叙事与抒情紧密融合，勾画出了月夜的静谧深邃，细腻中尽显飘逸之格调。后人孙□评为“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道出了此中真意。

“玉生蓝田”的谢庄，终以《月赋》一作名垂青史，千百年间余音绕梁。

【117. 聪慧放诞的王僧达】

王僧达，琅玕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文学家。生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去世于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

王僧达的父亲就是参奏谢灵运杀死门人桂兴的王弘。东晋灭亡后，王弘在刘宋王朝为官。称帝后的刘裕志满意得，对群臣说：“我本来是个平民百姓，没想到会有今天啊！”傅亮及众臣听后，均跃跃欲试，想撰文赞刘裕的文治武功。王弘说：“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这样一句沉稳简洁的话语就打消了众人的念头。

王僧达的叔叔王昙首深受宋文帝刘义隆的赏识。他去世时，王弘泪流不止，悲痛欲绝，可是在外人面前他从不将悲伤流露出来。彭城王刘义康问伤心至极的宋文帝：“昙首既为家宝，又为国器，弘情不称，何也？”宋文帝答道：“贤者意不可度。”

王僧达身为王弘之子，既继承了其父聪慧捷敏之性，但又有很多方面与其父大相异趣。

当年王弘在扬州为官时，王僧达只有六七岁，常偷览讼状。王弘认为他是个小孩子，开堂审案时，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公堂上，年幼的王僧达把诉状

倒背如流，一句不差。十几年后，宋文帝听说王僧达早慧，便在德阳殿召见了。应对答问之间，王僧达尽显机敏自如之灵气。宋文帝爱其才华，将临川王刘义庆之女许配给了他。

王僧达喜好驾鹰逐犬，常和乡里少年进山打猎。他还有个特殊的嗜好，就是宰牛。临川王刘义庆感到将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很不放心，于是派名僧慧观前去访察。王僧达陈书满席与慧观谈文论道，常令慧观应对不暇。慧观回去后，在刘义庆面前美言相加。这期间，宋文帝任命他为太子洗马。

王僧达有个哥哥叫王锡，为人朴实木讷，缺少潇洒气度。王僧达和这个哥哥向来不和。王锡在离任回京时，积攒的钱财达百万以上。王僧达便让手下人劫掠一空。后来，在任吴郡太守时，他又犯劫掠恶行。吴郡（今浙江杭州）有一座西台寺，庙里的僧人非常富有。王僧达求要不得，便派主簿顾旷率领一班人马劫掠寺中僧人，得钱数百万。从他两次劫掠之事，人们可以看到王僧达是个喜爱钱财、不受任何礼义法度约束的狂人。

为母服丧期满，王僧达被任命为宣城太守。来到宣城（今安徽宣城），他游猎的嗜好依旧如故，肆意驰骋，多则五日，少则三天。民间诉讼大多在游猎处办理。有不认识他的百姓向他寻问：“太守在哪儿？”王僧达回答：“很近，就在你的身后。”待到来人回转身去，王僧达哈哈大笑，放诞之中蕴含着幽默。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拓跋氏危逼京城，王僧达请命进京护驾，立下功劳。然后到义兴（今江苏宜兴）为官。

元嘉三十年，宋太子刘劭杀死宋文帝刘义隆。武陵王刘骏（宋孝武帝）兴兵讨伐，檄文遍达州郡。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对人说：“虏马饮江，王出赴难（指元嘉二十八年之事），见其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执意明决，以此言之，其必至也。”果如此言，此间王僧达被授为长史。刘骏即位，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不久受命出使南蛮，任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

两次关键时刻的赴难，并未给王僧达带来好运。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护军将军，很不得志。于是他又要求到徐州（今江苏徐州）为官，孝武帝不准。力陈之下，孝武帝任命他为吴郡太守。一年之内五次迁官，使他很不开心。王僧达自恃才高，颇为自负。他曾认为，自己在一年之内可官至宰相。从他的“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王弘官至司空，祖父王珣官至司徒）的言语中，就可看出他在仕途上的雄心壮志。

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孝建二年，王僧达两次被免官，官场不称意

的王僧达更加狂放。孝武帝刘骏单独召见他。王僧达神色傲然，颇不谦恭，两眼直瞪瞪地注视孝武帝。待他走后，孝武帝气愤地说：“王僧达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同僚颜师伯听说此事，急忙赶到王僧达府上劝说他。可是王僧达说：“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颜师伯见到此情此景，生怕再讨没趣，犹豫一阵，便告退了。

对皇帝如此，对大臣更不例外。朝中显宦何尚之曾于元嘉二十年（443年）辞官归隐，并作《退居赋》以明其志。孝武帝时，复又为官。此时官拜尚书令的何尚之在自家建了一座八关斋，朝中大臣都来行香。见到王僧达，何尚之说：“愿郎且放鹰犬，勿复游猎。”可王僧达故作接受地说：“家养一老狗，放无去处，已复还。”一语双关，显然是在骂何尚之为去而复来的老狗。众人面前，何尚之大惊失色，威风扫地。

黄门侍郎路琼之是路太后兄路庆之的孙子，他的府第和王僧达相邻。路琼之深慕其名，前去拜访已因文学名望官至中书令的王僧达。这时，王僧达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出去打猎。路琼之进屋坐下后，王僧达心中不快，不愿多语。他见路琼之没有走意，便问：“以前我家有个马前卒路庆之，他是你的什么亲戚呀？”路琼之闻听此言，发觉事情不妙，急忙离去。可是王僧达不肯罢休，又下令烧了路琼之坐过的床。路太后闻之，大怒，向孝武帝哭诉：“我尚健在，就有人敢欺负他；我死后，琼之还不得去要饭啊！”孝武帝无奈地说：“琼之也太小孩子气了，没事去看什么王僧达，被他污辱纯粹是自找的。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因这点小事治罪呢。”路太后听了这话，狠狠地说：“我与王僧达不共戴天。”

皇帝、大臣、太后均不在他的眼里，才高气傲、率情任性的王僧达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高阁等人聚众谋反。孝武帝因王僧达屡次犯上，而无改过之心，便把他定为高阁同党，收捕入狱。

孝武帝下诏，诏书中说，王僧达“轻险无行，暴于世谈”，“公行剽掠”，“倚结群恶，诬乱视听”，“朕每容隐，思加荡雪，曾无犬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势……”，“朕焉得轻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赐其自尽，时年三十六岁。

聪慧令他走上了仕宦之途，放诞让他送掉了性命。

放诞的王僧达在生活中还有另外一面，他在做太子洗马时，宠爱军人朱灵宝。做宣城太守时，朱灵宝年龄已长，王僧达诈称朱灵宝已死，偷偷地把他带

到宣城，改名换姓，并为他谋官。事情败露后，王僧达遭到拘禁。拘押期间，他上疏孝武帝，自称得罪了权贵，方有此难。另外王僧达的族中子弟王确，美貌英俊，王僧达对他也是宠爱有加。后来，王确的叔叔王休出任永嘉太守，准备带走王确。王僧达想把他强行留下。王确知道他的意思故意躲避他。恼羞成怒的王僧达，偷偷地在屋后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坑杀王确。但此事被王僧达的叔伯兄弟王僧虔劝止。可见王僧达的放诞不羁，已接近于一种疯狂的病态。

钟嵘在《诗品》中将王僧达与谢瞻、谢混、袁淑、王微放在一起论评，共为中品。钟嵘认为，这五个人的诗风“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而五人中，谢瞻、谢混居次，袁淑、王微殿后，王僧达当居群俊之首。

王僧达一生著述颇丰，也曾结集，但均散佚，留传至今的五言诗有四首，其中《答颜延年》、《和琅玕王依古》较为著名。在《和琅玕王依古》中有这样的诗句：“仲秋边风起，孤蓬卷霜根。白日无精景，黄沙千里昏。”王僧达用自然清浅的诗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壮阔的“北方秋日风沙图”。其文也是辞采飞扬，声情并茂，代表作品当属《祭颜光禄文》。

【118. 刘宋群骏，驰骋翰墨】

提起刘宋文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其他很多骚人墨客常被湮灭在他们的光辉之中。那些被湮灭的骚人墨客，虽不璀璨夺目，但也星光闪烁，为浩瀚的银河增添了无穷魅力。钟嵘在《诗品》中对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等作过这样的评价：“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徵君、太尉，可托乘后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不管这些人在钟嵘心目中地位如何，他们的创作终如群骏驰骋，翰墨飞扬，为后人勾画出无数新的文学风景。

谢瞻，字宣远，出生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二年（387年）。他六岁能



文，作《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所赞赏。一次，友人相聚，谢瞻作《喜霁诗》一首，谢灵运妙笔书之，谢混朗声诵之，在座人等莫不叹服，赞为“三绝”。

谢瞻是有江左“杨修”之称的谢晦的哥哥，虽是同母所生，但心性不同。在动荡的时局中，谢晦追功求名，谢瞻力图自保。在族中子弟欢宴时，谢灵运曾问众人：“潘岳（字安仁）、陆机（字士衡）与贾充（字公闾）相比，谁优谁劣？”谢晦抢先回答：“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谢灵运颇有不服，说道：“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谢瞻听罢二人此番辩论，正色说道：“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三人的心性不同，由此可见一斑。谢瞻就是常以这种人生观念教导其弟谢晦的。他曾多次向宋武帝刘裕陈请：“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位任显密，福过灾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门。”惧祸心理无不弥漫。宋武帝欲任用谢瞻为吴兴太守，在他的百般推脱下，最后出任了豫章太守。

谢晦声名越来越盛，谢瞻忧惧之情也越来越深，甚至生病后也不加疗治，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去世，时年三十五岁。他临终前嘱咐谢晦说：“吾得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为国为家。”然而谢晦对此置若罔闻，终招杀身之祸。

《宋书·谢瞻传》称：“瞻文章之美，与从叔混、族弟灵运相抗。”谢瞻现存五言诗六首，多为酬答之作，诗中景物描写尤见工丽。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繁林收阳彩，密苑解华丛。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虽然林凋花谢、燕去鸿鸣，但轻霞冠日、西风碧空，却给人一番美的感悟。写秋景不见萧瑟悲凉，诉别情没有哀愁离绪，颇带有后来的盛唐风气。但也许《答灵运》更是谢瞻的真情写照。“夕霁风气凉，闲房有余清。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清幽明丽的意境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想一想谢瞻谨小慎微，但求自保的人生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他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清浅诗风了。

袁淑，字阳原，出生于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四年（408年）。少有风气，博涉多通，文采迢艳，纵横有才辩。不好文学的彭城王刘义康虽授他以司徒祭

酒，礼遇相加，但内心对他并不重视。即便如此，当刘湛想让他投到自己门下时，他仍不改其志，由是与刘湛结下私怨。对此，袁淑曾赋诗曰：“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植兰所。”落拓不羁若此。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升为尚书吏部郎。后来他又到始兴王刘濬府上做征北长史。袁淑初到刘濬府上时，刘濬说：“到这里来是不是委屈你了？”袁淑答道：“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刘濬为了戏弄他，曾送钱三万，过了一夜又派人取回，说是送错了。袁淑写信给刘濬，信中说：“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迹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窃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义正辞严，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又将刘濬置于不义之地。后来，袁淑又被升为太子左卫率。

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早春二月的一天夜里，刘劭将中庶子萧斌及太子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叫到东宫，流着眼泪对众人说：“主上听信谗言，准备把我废除。我自问没有过错，不能受此冤枉。明天我要做件大事。”众人惊愕。过了许久，袁淑、萧斌说：“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刘劭脸色骤变，萧斌害怕地说：“我们会尽力遵命行事。”袁淑喝斥萧斌道：“你以为殿下真的要这样做吗？殿下小时患过疯病，现在是旧病复发。”刘劭心中更加恼怒，便瞥着袁淑说：“事当克否？”袁淑回道：“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刘劭身边的人将他拉出说：“这是什么事情，怎么能中止不做呢？”袁淑回到官署，绕床徘徊，四更方睡。凌晨，刘劭与萧斌同乘一车，急叫袁淑。袁淑睡觉不起，待他慢慢吞吞地来到车后时，又一再推辞，不肯上车。刘劭大怒，下令杀死了袁淑，旋即闯入宫中，杀死了宋文帝刘义隆。五月，刘骏即位，刘劭被处死，袁淑被追赠为侍中、太尉，谥号忠宪公。从袁淑对待刘湛和刘劭的态度看，他可说是个持节有度之士。

袁淑一生创作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中云：“袁淑诗章虽寡，其摹古之篇，风气竞逼建安。此人不死，颜谢未必能出其上也。”其诗作气概豪迈，文势纵横。如：“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结车高阙下，极望见云中。四面各千里，纵横起严风”（《效古》），清浅之语中充满阳刚之气，可见张溥所言并不为虚。

王微，字景玄，出生于晋义熙十一年（415年），去世于宋元嘉二十九年

(452年)，伯父王弘，叔父王昙首，父王孺。他是王氏家族中又一才子，年少好学，文章精美，工于书法，又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之术。可是他的生活几近怪僻，常独处一室，寻书玩古，终日端坐床上，脚不着地，床席四处布满尘埃，只有身下颇为洁净。他的弟弟王僧谦也有才名，患病后服用了他所开之方，由于剂量失当而误死。王微深深自责，待自己患病时不再自疗。王僧谦去世后一个多月，王微也辞世而去，时年三十八岁。

王微初为始兴王刘濬幕僚，后又做南平王刘烁咨议参军。因为他素无宦情，所以官职不显。

《南史·王微传》称：“微为文好古，言颇抑扬，袁淑见之，意为诉屈。”陈延杰《诗品注》说：“王微诗颇婉曲。”袁淑与陈延杰的评价都较为中肯。在他所存不多的诗作中，《杂诗》较能代表他的风格。全诗首四句以第二人称的笔法，为我们摹写了一个登高眺望，自然生情的思妇形象，“弄弦不成曲，哀歌送苦言”见其相思心切。后十二句以第一人称抒情、写景，使读者在玩其景时，而会其情。“日暗牛羊下，野雀满空园。孟冬寒风起，东壁正中昏。”深冬的凄寒与内心的凄苦相生相映。结尾二句“谁知心曲乱，所思不可论”更加深了全诗的悲剧气氛。巧妙的结构变化，出色的衬托、对比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情感流转自然，以清浅之辞造出孤苦意境。

刘宋群骏驰骋翰墨，尽情挥洒。然而他们的清浅诗风，却一以贯之，独具风流妙趣。虽然各人诗作所存不多，但这已足够我们赏玩不已了。

【119. 释氏辅教之书《冥祥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到六朝小说，言有一类宣扬佛法的志怪小说，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并说这类作品“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南齐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类小说的典型。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东晋渐盛，齐梁更炽，上自帝王下至平民信奉佛教

者甚众。东晋时仅洛阳、长安就有寺庙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南北朝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外来的佛教能够盛传于中国，自然是与传统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某些相同的契合点。譬如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与佛家的向善之论，道家的玄理与佛理的“空”论，都有着精神相融的境域。虽然此际反佛论偶出，但儒、释、道三教并行或融合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潮流。而下层百姓由于生活和精神的压迫，更是极易向佛教的彼岸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因此佛教信徒为了宣扬佛教，扩大影响，采用佛经故事的形式比直接宣讲佛经经义更为下层百姓所接受，正如唐代宣讲佛经的变文一样。

《冥祥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书约散佚于宋。此书《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多有征引，《太平广记》收五十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一百三十一条。

作者王琰，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仕齐梁两朝，曾任太子舍人、吴兴令等职。王琰作此书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是个佛教徒。据《〈冥祥记〉自序》中云：“齐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于交趾贤法师所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并拿回一座观音像长期供奉。据书序中讲，此观音佛像曾多次显灵。王琰得观音像后曾寄放南涧寺中。一天，王琰昼寝，梦像立于座隅，意甚异之，遂驰迎而还。其夕，南涧失像十余座，被盗毁铸钱。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佛像放光，“照三尺许，金辉映寺，合家同睹”。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年）七月十三日，王琰又一次梦见佛像。当年取回佛像后，王琰适荆楚，佛像寄放在扬都多宝寺中。近十年后，王琰返扬都，不知像处。梦中见像在殿东众小佛像内，清晰分明，天亮后去了寺中，果得佛像。有感于此，王琰才作了这部书。序云：“此像常自供养，庶必永作津梁，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覈，缀成此记。”

书中内容具体写奉佛的虔诚、经像显灵、僧人的高行等，以此来劝人向佛，宣扬佛教思想。

奉佛虔诚，事法向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该书的重要内容。典型的如《赵泰》。小说写赵泰三十五岁时因病而死，十日后复苏，自云死时曾梦见被二人挟腋下至地府，与数千男女一起受审。因“其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其为水官监作使，后转水官都督，令案行地狱。目睹了地狱的惨酷：以针穿舌，流血竟体；烧红铁床铜柱，置人其上立即焦烂；锅煮罪人，身首零碎，随沸翻转；剑树利刃，身首割